

名家主张，国学津梁，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学名家选粹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

名家主张，国学津梁，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

王国维



国学名家选粹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6. 9

(国学名家选粹)

ISBN 7-5068-1431-5

I. 宋… II. 王… III. ①古代戏曲—戏剧史—中国—宋代②
古代戏曲—戏剧史—中国—元代 IV. J80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3675 号

责任编辑:林 泉 王 俊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林静设计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7 印张

字 数:8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01-10000 册

定 价:20.00 元



名家主张，国学津梁，
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
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





国学名家选粹

策划：刘伟见
王 俊

序 言

王生平

上世纪末出现的“国学热”，热了不久即被“西学热”冲淡，正如在此之前的“美学热”很快被“文化热”所取代一样。转型时代的“车轮”转得如此之快，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就“国学”而言，回首一瞥上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后情景，恍如昨日，何其相似乃尔。那时有《国粹学报》，今日有《国学季刊》；那时出“国学”丛书，今日有大规模“儒藏”编纂工程；那时有“国学大师”，今日“大师”更多；那时有《拟设国粹学堂启》的设想，今日有“孔子研究院”、“国学班”的建立，甚至沉寂几十年的私塾也星星点点地萌发出来；那时有“20 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的时代，岂不盛乎”的渴望，今日有“民族文化复兴”的期待。尽管从辛亥革命到 21 世纪初，人们经





历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洗礼和“文革”横扫“四旧”以及随后而来的“评法批儒”运动，但“国学”不但没有消逝，反而以“热”的形式姗姗而来。这意味着什么？时间说明一切，此情此景难免引发人们“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的深沉感慨。确实，百年虽历史一瞬，但毕竟是几代人的历程，尤其近20年来的巨变，已赋予了“国学”以新的内容、形式。

首先，“国学”这个概念，已经从古典走向近、现代，她不再是那么含混笼统的“国家固有学术、文化”，而是文史哲各有特征的分科。

其次，“国学”不仅不以儒家马首是瞻，不排斥反而与道、释等各家有互补关系。于是就有“儒治世、佛治心、道治身”的分工合作状态。华夏文化对内如此，对外也如此，表现为近现代有识之士能主动与异质文化交流而相得益彰。西方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说：“光明从东方来，规则从西方来。”英国李约瑟博士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中国的孔庙



“十全十美是天上的尺度，达到十全十美的愿望是人类的尺度”，歌德说道。即使面对历史如此悠久，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文化如此统一的中国也当作如是观，圣人的宏大理想和落实在生活中的结果总是有很大的“剪刀差”。常见的是，同一事物中既有长处又有缺欠，“此事古难全”。这从汉代阴阳五行组成的天人反馈系统落实在人对社会中的“秩序性”的取向上可以看出来。一方面带来所谓安分守己，听天由命，“思不出位”，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又教育人们做事做人要注意整体和全局，不走极端，从而可以在系统中获得归属感。长处和弱点，优点与缺陷，本就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提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损益”：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要求“把握分寸，恰到好处”。这也是“过犹不及”的“中庸”，也即是“度”。但实际上往往做不到，就需要批评或批判来校正。这就是后人总结概括的批判，继承，批判地继承；解构，重构，解构再重构等模式所由来。杨振宁教授曾批评传统文



化阻碍了中国数学的发展，我认为有一定道理。确实，中国人在各种事务中惯于深思熟虑，周详细密地计量估算，注意实际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逻辑，不冲动，不狂热。然而同时就束缚、压抑了浪漫想象的自由开展、逻辑形式的纯粹提炼和抽象思辨的充分发展。在理性形式和思维能力处处套上了不离日常生活经验的框架，阻碍了它的新开拓。无怪乎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按照这一标尺，不就把杨振宁问题的价值突出表现出来了吗？！“不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不知为知。前者是动力的催化剂，后者是无能的遮羞布。正是从这里出发，沿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一路径，华夏文化不因无人格神的上帝而悲观，而是在此情境下建立乐观宇宙观，以为支持，以求上进，日新又日新。因此之故，在本尼迪克特这位人类学家划出“罪感文化”、“耻感文化”这两类文化类型之后，我国学者把华夏文化特质概括为不同于“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的“乐感文化”：中国人很少彻底地悲观主义，

而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他们也相信有一天“否极泰来”，因为这是符合天道的。

中国书籍出版社策划出版“国学名家选粹”丛书，希冀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多途径、多问题、多要求、多方法展开乐感文化的表、里、内、外，把握华夏文化的灵魂，把无意识意识化，并进行转化性的创造，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我完全同意并赞成这个意向，故为此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研究员、《哲学研究》副主编）

自序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金、辽之文学，弗能得也；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从事既久，续有所得，颇觉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壬子岁暮，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



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写定有日，辄记其缘起。其有匡正补益，则俟诸异日云。海宁王国维序。



目 录

第一章	上古至五代之戏剧	1
第二章	宋之滑稽戏	21
第三章	宋之小说杂戏	43
第四章	宋之乐曲	49
第五章	宋官本杂居段数	71
第六章	金院本名目	83
第七章	古剧之结构	91
第八章	元杂剧之渊源	97
第九章	元剧之时地	109
第十章	元剧之存亡	119
第十一章	元剧之结构	139
第十二章	元剧之文章	147
第十三章	元院本	159
第十四章	南戏之渊源及时代	165
第十五章	元南戏之文章	181
第十六章	余论	191
附录		201



第一章

上古至五代之戏剧

《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覿，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然则巫覡之兴，在少皞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说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故《商书》言：“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汉书·地理志》言：“陈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邱之下，无冬无夏，治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郑氏《诗谱》亦云：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商人好鬼，故伊尹独有巫风之戒。及周公制礼，礼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职，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古之巫风稍杀。然其余习犹有存者：方相氏之驱疫也，大蜡之索万物也，皆是物也。故子贡观于蜡，而曰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子告以张而不弛，文武不能。后人以八蜡为三代之戏礼（《东坡志林》），非过言也。

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王逸《楚辞章句》谓：“楚国南部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古之所谓巫，楚人谓之曰灵。《东皇太一》曰：“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云中君》曰：“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此二者，王逸皆训为巫，而他灵字则训为神。按《说文（一）》：“灵，巫也。”故虽言巫而不言灵，观于屈巫之字子灵，则楚人谓巫为灵，不自战国始矣。

古之祭也必有尸。宗庙之尸，以子弟为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与否，虽不可考；然《晋语》载“晋祀夏郊，以董伯为尸”，则非宗庙之祀，固亦用之。《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像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凭依：故谓之曰灵，或谓之灵保。《东君》曰：“思灵保兮贤姱。”王逸《章句》训灵为神，训保为安。余疑《楚辞》之灵保，与《诗》之神保，皆尸之异名。《诗·楚茨》云：“神保是飨”。又云：“神保是格”。又云：“鼓钟送尸，神保



聿归”。《毛传》云：“保安也”。《郑笺》亦云：“神安而飨其祭祀”。又云：“神安归者归于天也”。然如毛、郑之说，则谓神安是飨，神安是格，神安聿归者，于辞为不文。《楚茨》一诗，郑、孔二君皆以为述绎祭宾尸之事，其礼亦与古礼“有司彻”一篇相合，则所谓神保，殆谓尸也。其曰“鼓钟送尸，神保聿归”，盖参互言之，以避复耳。知《诗》之神保为尸，则《楚辞》之灵保可知矣。至于浴兰沐芳，华衣若英，衣服之丽也；缓节安歌，竽瑟浩倡，歌舞之盛也；乘风载云之词，生别新知之语，荒淫之意也。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像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

巫覡之兴，虽在上皇之世，然俳优则远在其后。《列女传》云：“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狎徒，为奇伟之戏。”此汉人所纪，或不足信。其可信者，则晋之优施，楚之优孟，皆在春秋之世。按《说文（八）》：“优，饶也，一曰倡也，又曰倡乐也。”古代之优，本以乐为职，故优施假歌舞以说里克。《史记》称优孟，亦云楚之乐人，又优之为言戏也。《左传》：“宋华弱与乐轡少相狎，长相优。”《杜注》：“优，调

